

赓续与弘扬:革命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与思考

马 静

摘 要 加强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既是推进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客观需要,也是总结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经验规律,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的应有之举。本文对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收集历史与存藏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对“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文献普查与总目编纂、专题文献整理出版、数字资源开发与数据库建设等相关实践和成果进行总结和归纳。面向未来,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根本遵循上要继续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学理探索上要加大力度构建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在整理实践上要创新推动有利于革命历史文献保护利用的分类定级制度,以期产出更多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潮流,且能够回应党和国家重大关切,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高水平成果。参考文献 12。

关键词 革命历史文献 革命文化 文献整理 文献研究

分类号 G253

Continuation and Promotion: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MA Jing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nee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but also a necessary action to summarize and reveal the empirical laws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Marxism, and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nationality and history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llates the collection and storag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literature in NLC,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census and general catalog compilation, thematic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digit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The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NLC can date back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eriod. By the end of 2022, the NLC’s collection of new rare books has reached more than 13 000 titles and more than 20 000 items. 2)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census and general catalog compilation was launched in 2012 and a “joint catalogue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in the Republic of

通信作者:马静,Email:majing@nlc.cn,ORCID:0000-0003-1452-3876(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MA Jing,Email:majing@nlc.cn,ORCID:0000-0003-1452-3876)

China” was formed correspondingly.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special catalog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was launched in 2020. 3) From 2013, the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d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compilation program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e compilation outcomes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 “material serie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other distinctive and influential thematic publishing results. 4) The digit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has been gradually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to self-built databases, som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re also actively exploring commercial database construction and marketing models.

Facing the future,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should continu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intensify effort to structure the subject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literature, push forwar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system on revolutionary history literature, in hope that more high-level achievement can be produced to respond to major national concerns and have a profound academic impact. 12 ref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0 引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继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深入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做到“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是新时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史料整理与文献研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重要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1]因此,加强革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既是推进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学科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客观需要,也是总结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经验和规律,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的应有之举。

革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系统性强、涉及面广,不仅需要文献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要综合运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

学领域相关学科的内容与方法,是一项难度较高又亟待发展的学术议题。为抢救和保护珍贵革命历史文献,推动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和和工作实践走向深入,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共同策划“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以下简称“保护计划”)项目,得到中央有关部委大力支持。2012年项目作为“文献典籍保护重点项目”纳入文化部《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6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21年又被纳入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十多年来,在“保护计划”专项工程的引领下,革命历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产出了大量珍稀文献整理成果和专题研究成果,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推动相关领域学术发展、回应国家重大关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功侔鲁壁:革命历史文献的收集与存藏

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的征集工作,可上溯到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副

馆长袁同礼带领部分馆员南下,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合作办馆。为全面搜集抗战资料,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联合组建了“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2]。征辑会还特别向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提出申请,请求支援搜集抗日史料工作,得到周恩来和驻陕办事处林伯渠的热情支持^[3]。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物的保护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普查和征集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1952年12月,冯仲云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责成专人创建并负责“新善本手稿特藏库”^[4]。经过几代同仁数十载不间断的采访征集,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捐赠,截至2022年底,国家图书馆新善本馆藏量达到13 000余种、20 000余册(件),其中包括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文献2 745种、解放战争时期文献6 330种,全面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程,亦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的历史注脚。

新善本特藏以图书、期刊为主,兼有报纸、手稿、文告、档案、海报、传单、宣传标语、纸币、票据等各种类型文献,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传播文献、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时期根据地与解放区出版物,国统区、敌占区刊行的进步书刊等^[2],其中部分为存世罕见的重要版本。

(1) 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时期的文献资料。如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南社社员入社登记的《南社入社书》,蔡锷签发的墨笔抄本《总司令部作战命令》,《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进步期刊,周恩来主编的“觉悟社”不定期刊物《觉悟》和由他编写的《警厅拘留记》等。

(2)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共产党宣言》早期中译本有1920年陈望道译本,1932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1945年陈瘦石译本,以及1947年乔冠华校译本和1949年谢唯真译校的百周年纪念本。马克思的另一部理论巨著《资本论》在中国的译介也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国家图书馆收藏上海昆仑书店1930年3月出版的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1932至1933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潘冬舟翻译的第一卷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半农译、千家驹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版王慎明、侯外庐合译(署名玉枢、右铭)的《资本论》第一卷,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全译本。

(3)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首任馆长冯仲云先生捐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重要党刊《共产党》月刊,1922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现存《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最早单行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会议文件《二中全会决议》等。

(4) 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时期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出版物。有很多中共领导人的早期著作版本,如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名著《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亲笔签名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

(5) 国统区、敌占区刊行的进步书刊。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影响力的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新思潮》,以及“左联”成立后,编辑出版的机关刊物《拓荒者》《萌芽月刊》《北

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研究》《前哨》等。此外,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上海“孤岛”时期的珍贵出版物,如上海文摘社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上海复社1938年出版的精装本《鲁迅全集》等。

(6) 传世较少、形态各异的伪装本。如封面伪装题名《图存编》的邹容代表作《革命军》,伪装成《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的中共六大决议案,瞿秋白等主编的以《中央半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新时代国语教授书》等伪装题名出版的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伪装为《文史通义》的毛泽东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托名“大陆作战之新认识”的朱德所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等。

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文库中也珍藏着大量革命家和进步人士手稿。1954年,时任馆长冯仲云指示在新善本之外另辟手稿专藏,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近现代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化名人及历史人物的手稿,创设名家手稿文库^[5]。截至2023年6月,近现代名家手稿文库已经拥有500多位近现代名家的10000余种手稿,其中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革命家和进步人士的手稿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家人的手稿,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大部分著作手稿和信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手稿,陈独秀、谢觉哉、冯仲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左联”五烈士的手稿,闻一多、朱自清、傅雷、杨明轩等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的手稿,郭沫若、巴金、欧阳予倩、马寅初、张奚若、周谷城等著名无党派人士的手稿。此外,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荷花淀》、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阮章竞的《漳水河》等众多解放区文学名家的代表作也收藏于名家手稿文库。

2 摸清底数:革命历史文献普查与总目编纂

为摸清国内各文献收藏机构所藏革命历史

文献底数,2012年“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普查工作按照“标准先行、大馆先行、分类推进、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广泛征求各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编制《民国时期图书普查数据标准》《民国时期连续出版物普查数据著录标准》《民国时期线装书普查登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率先开展民国时期平装书普查工作。2018年,在充分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保护计划”启动民国时期连续出版物的普查,整合形成“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在各重点文献收藏机构的大力配合下,截至2022年底,联合目录已汇集民国时期平装书书目数据30余万条,馆藏数据70余万条,民国期刊数据1.4万余条,民国报纸数据4000余条。

革命历史文献的甄选与厘定是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确保革命历史文献普查工作的全面性、严肃性、科学性,在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的同时,依靠具有图书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献学等专业背景的专家团队,综合运用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技术形成革命历史文献数据集群。以此为基础,专家团队对数据集群进行逐条审读和研商,甄选出1.8万余条革命历史文献书目数据,集中反映了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53家机构的革命历史文献收藏情况。

为了使革命历史文献普查结果能够学以致用,充分发挥革命文献在中国革命历史研究中的支撑与推动作用,2020年“保护计划”正式启动革命历史文献专题目录编纂出版工作。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甄选的1.8万余条革命历史文献书目数据经过审读、比对、查重、校勘、整理合并,最终形成1.4万余条文献目录。作为一部专题联合总目,该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民国时期革命历史文献的出版发行面貌和存世收藏状况。该书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和编排,共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宗教等22个大类。大类之下,又分为292

个细目。细目之下,再以汇集同一作品为原则,合并不同版本,编为书目的一个条目。每个条目著录以下九个项目:顺序号、题名、责任说明、版本、出版发行、形态细节、丛书、提要及附加说明、馆藏标记。为便于读者检索使用,书后附有题名索引。该专题总目编纂过程基础扎实、态度严谨、方法科学,较为详尽地收录了中国近代革命历程中产生的重要文献,对客观还原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进程,清晰描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原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3 史海钩沉:革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与研究

“保护计划”在推动近现代文献整理与出版工作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抢救与保护革命历史文献,更有力地带动全国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工作,为社会公众与学界提供高质量的文献资料,“保护计划”从2013年开始面向全国组织申报文献整理项目。该项目不仅在经费上对收藏机构整理馆藏专题文献予以支持,更在选题方向、内容规范上予以指导,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文献整理团队,推动了大量近现代珍稀革命历史文献整理出版。

自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文献整理项目申报立项工作以来,截至2022年底,文献整理工作累计立项323项,完成结项156项,出版图书9382册,成功出版了多部填补国内空白、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史料汇编。内容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语言包括中、英、日文等,汇集图书、档案、报刊等多种载体文献,较好满足了科研单位、社会公众对史料的需求,在服务学术研究、弘扬正确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献整理项目在兼顾史料稀见程度和学术价值的基础上,着重突出革命历史文献的整理

与研究,优先鼓励革命历史文献,特别是抗战专题文献的整理出版。多年来,在文献收藏机构和各界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整理成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已经逐步形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等特色鲜明、影响巨大的出版成果,在满足社会各界对民国时期文献需求的同时,推动了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中,《中华抗战期刊丛编》^[6](全67卷)收录1936至1946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和根据地出版的期刊55种、4万余页,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期刊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不少是新四军、八路军军部和江苏、山东等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期刊,不仅收录了《江南》《先锋》《抗敌》《拂晓》《战士》等大型刊物,还收录了若干根据地零散的小刊。该“丛编”收录刊物在宣传党的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报道抗战业绩、提供敌情信息、鼓舞军民士气、进行根据地建设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后方战场上艰苦卓绝的努力,对研究抗日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活动以及在后方战场的抗日斗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手史料,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7](全9册)总计400余万字,收录史料包括命令、总结、报道、日记、家书、照片等,另有3000余幅珍贵图片。该“汇编”分为《战役卷》(上、中、下)、《支前卷》(上、下)、《将领卷》《英烈卷》《追忆卷》(上、下)。其中《战役卷》以历史文献、文物、照片为主要编撰内容,依时间顺序和战役进程编排,反映淮海战役发生、发展、胜利的进程;《支前卷》内容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壮举;《将领卷》收录了200多位淮海战役将领以及解放区支前领导的小传;《英烈卷》收录了3万余名烈士的名录,以及部分烈士事迹材料和亲友回忆,全面真实地反映

了淮海战役烈士的伟大英雄业绩;《追忆卷》收录了国共双方战争亲历者以及亲历者亲友的回忆文献,再现了当年的烽火战事与后人对战争的思考。“汇编”中的《战役卷》《支前卷》全部为文献摘录。该“汇编”所辑大部分文献系首次披露,其中《战役卷》中选录的大量纵队小报以及《英烈卷》所附烈士名录均是首次公开出版发行。

4 守正创新:数字资源开发与数据库建设

创造性运用数字化技术,创新性探索数据库建设模式是解决革命历史文献规模庞大、内容多样、使用困难等问题的重要现代化手段。近年来,各文献收藏机构在摸清馆藏底数的前提下,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专题馆藏革命文献数字化建设工作。除自建数据库外,部分出版机构亦紧扣市场和学界需求,积极探索商业数据库建设及营销模式,努力实现革命文献数据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保护计划”积极挖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特色文献并进行揭示,组织整合多载体、多语种和多类型的文献信息资源^[8],建设专题资源库,不断拓展文献服务深度和广度,提升文献服务效能。在“保护计划”专项经费支持下,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建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并面向党政军机关及学术机构提供服务。资源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统领,下设革命图书、革命期刊、革命报纸3个子库,发布革命图书6255种,革命期刊189种,革命报纸14种,共100万余页,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我党、我军以及各革命团体在解放区和根据地编印、出版的文献资料,国统区、敌占区发行的进步书刊等珍贵革命历史文献。数据库支持跨库检索和子库检索,所有文献均有目次索引,实现了文献篇级深度标引。该数据库已向部分重点党政机关、科研单位、智库机构开

通访问,充分发挥了国家图书馆服务党政军的重要职能。

5 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若干思考

5.1 要继续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革命历史文献研究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学术立场、研究目标自觉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将总结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遵循,将弘扬红色革命精神、筑牢历史自信作为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初心使命。革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既是一项基础业务工作,更是一份严肃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和事实。”^[9]因此,革命文献研究必须根植理想信念,既要原原本本、实事求是,潜心挖掘新史料,努力阐发新观点,更要激浊扬清、去伪存真,以翔实的历史文献和扎实的学术成果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5.2 要构建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

革命历史文献学以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主题文献为研究对象。构建科学性、系统性、自主性、原创性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是革命历史文献研究领域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0]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对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明确任务要求,指明了方向道路,也为探索革命历史文献学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当下革命历史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方兴未艾、欣欣向荣,但在以革命历史文献为本体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构

建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和不足,仍未形成符合学科自身特征的革命历史文献学科学方法论,部分学理问题的解决和工作实践的开展较多依赖于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相关学科的既有范式。诚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也必须认识到研究主体之间的差异,需要创新融通,不可原封照搬。一方面,革命历史文献与古典文献虽有共通之处,但亦存在许多特性,二者小同大异,各有偏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1]必须充分认识到,构建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在理性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学科建设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在借鉴现有西方文献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同时,必须突出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避免以外来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用中国历史证明外国道理的现象。

5.3 要探索有利于革命历史文献利用的分类定级制度

民国时期正值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的过渡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制浆工艺落后,经过近百年的保存,许多文献老化酸化严重,甚至一触即破,这也导致在历代文献的保存中,民国时期文献的保藏情况较差,特别是部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存续状况危殆,已无法正常使用。对革命历史文献进行分类定级,有利于建立职责明确的近现代文献安全保障体系。《文物保护法》规定: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文物受国家保护。因此,开展相关文物定级工作,将革命历史文献纳入《文物保护法》实施范围,可有效落实各级政府对于革命文献进行安全保护的主体责任,形成主体明晰、责任明确的安全责任体系,为文

献保护工作提供更好的法律政策保障。在制定相关定级标准时,可充分发挥国家图书馆的行业引领作用,针对革命历史文献特性,从文献破损定级、分级保护等方面,制定《革命历史文献定级标准》等国家级文化行业标准,优先对珍贵文献特别是保存条件欠妥的革命文献开展文物定级、建档和备案。在文献普查和分类定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文献的文物价值、思想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遴选出版《国家珍贵革命文献名录》,使定级结果在弘扬正确历史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积极作用。

6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12]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要不负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更要肩负起赓续革命文化血脉、弘扬红色爱国精神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政策的大力扶植下,在“革命历史文献保护计划”等专项工程的引领推动下,在广大专家学者和业界同行的不懈努力下,革命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稳步推进,在实践应用、学理构建、成果转化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产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并能够回应学科发展需求和社会重大关切的学术成果。受益于此,大量珍稀革命文献整理出版成果和专题数据库得以问世,革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初见成效,专业学术人才队伍日益壮大,专题文献的活化利用途径不断拓展,革命文献对社会教育的转化促进效能逐渐提升。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革命历史文献研究一定能产出更多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潮流,且能够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高水平成果。

参考文献

- [1]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01). (Take on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and strive to buil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N]. People's Daily,2023-06-03(01).)
- [2] 吴必. 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特藏的来历[N]. 光明日报,2016-07-12(11). (WU M. The origin of the NLC's special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literature[N]. Guangming Daily,2016-07-12(11).)
- [3] 戚志芬. 战火中的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J]. 百年潮,2011(3):75-77. (QI Z F. Committee for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J]. Hundred Year Tide,2011(3):75-77.)
- [4] 冯宝琳. 回忆五十年代创建新善本手稿特藏库的经过[J]. 图书馆学通讯,1982(3):52-57. (FENG B L. Recalling the creation of a special collection of new rare manuscripts in the 1950s[J].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1982(3):52-57.)
- [5] 张志清,李小文. 芸香四壁陈黄卷 锦绣文章看鸿泥——谈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文库的建设[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3(1):76-80,67. (ZHANG Z Q,LI X W.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amous manuscript of the NLC[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03(1):76-80,67.)
- [6] 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 中华抗战期刊丛编[G].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Archives of Jiangsu Province,Research Center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eriodical seri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G]. 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Nanjing: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5.)
- [7] 淮海战役纪念馆.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G].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Huaihai Campaign Memorial Hall.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ilation of the Huaihai Campaign[G]. Beijing: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13.)
- [8] 马静. 探索与求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4):79-89. (MA J.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the practice and thoughts on the project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of China,2022,48(4):79-89.)
- [9]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7-08(02). (XI J P. Speech at the ceremony commemorating the 77th anniversary of the outbreak of the nationwid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N]. People's Daily,2014-07-08(02).)
- [10]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04-26(01).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rooted in the land of China and explore a new path to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N]. People's Daily,2022-04-26(01).)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MARX K H,ENGELS 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volume 3 [M]. The Bureau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Works of MARX,ENGELS,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rans.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60:544.)
- [12] 张晓松,林晖,杜尚泽,等.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纪实[N]. 人民日报,2023-06-04(01). (ZHANG X S,LIN H,DU S Z,et al. Continu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write contemporary Chinese chapters;on-the-spot repor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visited the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of Publications and Cul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of China and attended the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N]. People's Daily,2023-06-04(01).)

马 静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北京 100081。

(收稿日期:2023-06-28)